

重访江孜

□米拉

告别了位于山南贡嘎县的贡嘎曲德寺,我们继续沿着雅鲁藏布江畔的省道向西南方向行驶。大约一个半小时后,车窗外的崇山峻岭之间,一条深蓝色的玉带闯入了我们的视线,那是西藏三大圣湖之一的羊卓雍措。羊卓雍措的湖面如蓝宝石一般澄净,在初冬时节两岸深黄色山脉的衬托下,愈发蓝得醉人。在观景台向西南方向眺望,一环碧蓝的湖水蜿蜒伸向远方,在晴朗无云的冬日,还能看到远在浪卡子县与江孜县交界处、海拔7206米的宁金抗沙峰,在棕褐色群峰的簇拥下,宁金抗沙的皑皑雪峰显得分外庄严圣洁。

我们先在湖畔高山上的观景台感受天地之间壮阔的气象,而后又驱车来到湖边,原先浓得化不开的深蓝如今在眼前现出了深深浅浅的层次,微风吹起层层涟漪,一直涤荡到内心深处,周围安静得仿佛已不在人间,时光停驻不前,只有心的知觉在随着水波上上下下,过往积累的无数尘埃都在此刻被洗濯而去,只觉周遭是无边的纯净与安详。我在湖边慢慢搜集了一些小石块,在迎着宁金抗沙的方向垒起一个小小的玛尼堆。这本是藏族人的习俗,在山间、路口、湖边、江畔往往都能见到大大小小的玛尼堆。如今身在羊卓雍措湖畔的我也自然而然地堆起了玛尼石,仿佛这早已是历来的习惯。

离开羊卓雍措后,行驶到浪卡子县吃午饭,然后继续登程。进入日喀则江孜县境内后,公路右侧逐渐现出一处巨大的冰川,那是宁金抗沙峰冰川向南漂移后形成的悬冰川,名为卡若拉冰川。又经过一个多小时车程,于下午三点前抵达江孜白居寺。这是我三年前第一次进藏时曾经到访之地,当时我们在江孜住了一夜,第二天早晨在蒙蒙细雨中先瞻仰宗山古堡遗址,然后步行进入白居寺。那时的我对藏地绘画艺术一无所知,可走出白居寺时,整个身心都受到了极大的震撼。此前从未想到过,除了敦煌之外竟还有如此精彩辉煌的壁画。三年之后,我在妈妈的陪伴下又一次来到江孜,再次踏入白居寺吉祥多门佛塔的瞬间,内心竟然升起了朝圣般的感觉。

江孜白居寺始建于1418年,历时十八年方才全部修建完工。彼时的江孜是西藏地区的交通要塞,它向东连接拉萨,向西沟通后藏的日喀则、萨迦等重镇,向南经亚东可通往尼泊尔、锡金、不丹、印度,是喜马拉雅山脉和冈底斯山脉之间的一条孔道,也是南亚进入西藏的必经之地,因此在六百多年前,此地便已是商旅往来频繁的一座重镇,由此也促使不同的艺术风格在此地交汇融合。在公元十五世纪,这里的藏族艺术家们创立出独具一格的绘画体系,在吸收和消化印度—尼泊尔绘画样式的基础上,也将萨迦、夏鲁、汉地及本土的艺术风格兼包并蓄,在蓬勃的创造力驱动下,白居寺吉祥多门佛塔内的壁画铸造了一座新的艺术高峰,史称江孜风格。

吉祥多门佛塔共有九层,108道门,在一至四层分布着76间佛堂,每间佛堂四壁都绘有精美的壁画,历经五百多年岁月,至今色彩鲜艳,大多保存完好。踏入佛塔底层的大门,眼前的时光仿佛就此停顿,走入一间又一间小佛堂中,仿若穿梭到五百多年前的时空,来自后藏各地的画师们将自己对绘画的热爱以及对民族审美的信心尽情地挥洒在每间佛堂的四壁。展现在我们眼前的,是形态各异、数量繁多的主尊,以红色和绿色为主色调,饱和度极高的天然矿物颜料向外散发着沉稳的能量,每一尊佛像的面容都是如此淡然、慈悲,眉宇间又闪耀着智慧的光芒。尽管佛殿内光线很暗,但墙上壁画的光芒足以让人目眩。值得一提的还有壁画细节处的繁复装饰,人物的衣饰造型丰富多变,衣裙和飘带的褶皱灵动飘逸,佩戴的饰物工艺细腻复杂,在主尊周围以花卉和云霞连接周围的陪侍人物,那些精致灵巧的花纹与云纹仿佛自然生长在画面之中,丝毫没有匠气,可以想见画师们创作时的状态是多么地松弛与快乐。

不知不觉,在佛塔中已浏览了一个半小时,却仍觉得意犹未尽,可惜我们还要在天黑前赶到日喀则住宿,以确保第二天的萨迦之行,只能依依不舍地把注意力从壁画中抽离出来,望一望远处的蓝天,回回神,心中默默祈祷还有机会再来此观摩体悟,转身离开了白居寺。

藏地
挥毫

一夜尽开

王尚

按摩

□朱朱

落枕的时候被告知不能去按摩,只能让其慢慢恢复。但是恢复的过程太痛苦了,最严重的时候在床上躺了一天一夜。实在熬不住艰难起身如厕,脖子跟后颈疼得龇牙咧嘴两眼发黑。友人介绍了小城里知名的盲人按摩,半小时后居然缓解好多,于是便买了卡。后来又找过店里的其他人接过,还是那个姓秦的手法最为有效,事实证明,选错了人就会陷入金钱与时间双重损失的境地。有些人看在使力,但按完几乎没啥效果。

凤凤还在路边开店的时候找她按摩的人很多,因为她手法很不错,熟悉穴位经络比认识男友的时间还要久远。后来她店里多了位胖脸的姑娘,超级热爱按摩事业,凤凤觉得工作时间久了手臂又酸又累,但胖脸姑娘在学习完整套理论后实践得不亦乐乎,每次客人来了她都撸着袖子露出结实的膀子说,让我来吧。

有两位国际友人慕名而来,是对面相敦厚的中年夫妇。凤凤英语不熟络,急电将我

召来。当年我也是个半调子,捧着当时流行的电子字典坐在一旁,磕磕巴巴把中医概论和易经五行瞎扯了一气,到最后人家也办了卡。再后来因为治痘进了家环境幽静的店铺,泰式按摩又轻又柔每次会润物细无声地沉沉睡去。

再再后来,跟大部分妈妈一样,忙着陪孩子上兴趣班、补习班,接送上下学,为分数高低和排名纠结个没完,能把觉睡个囫囵就不错了,哪儿有工夫去解决自己身体上的疼痛啊。前两天学人练习拳击操,结果手套没戴稳甩出去的时候肌肉拉伤,连挤毛巾的力道都没了。

拖沓了几天,小胳膊蔓延到大胳膊,夜里疼得睡不着觉,学人家用电子艾灸仪热敷,结果时间太久睡着了,温度太高手臂上烫出两个大泡。

疼痛会使生活质量下降,哪怕是脚底的鸡眼,也会让人坐立不安。更何况每天都得

用手。那天友人从北方归来特意带来一条五花腊肉,我就在小区里站着跟她聊了会儿,那腊肉就跟千斤重似的。因为手臂疼痛,脾气也暴了许多,老公受的冤枉气与日俱增,不得已,又去按摩了。

凤凤早就转向高端产品了,用仪器刮痧虽然效果显著,但过程难以忍受。正巧另一个朋友新开了家店,有个姑娘手法不错,解决了胳膊的疼痛以后,按摩又成了每周必行的项目。从前只知道按背和胳膊,后来渐渐发现,腿部经络疏通完了整个人很轻松,走路跟风似的。每次从店里走出来,仿佛生活的重担也被卸下了。

昨天与友人越聊越郁闷,生活的经络跟人体经络一样密密麻麻,哪块堵了都不舒服,处理起来劳神费力,尤其是人到中年,大多已疲累得没有力气,经不起折腾。吃完饭走去按摩,按摩床上有个洞,趴着的时候正好望向地板。唉,这次经络堵得真厉害,每一处按了都疼啊。一边疼着,一边眼泪“吧嗒吧嗒”直接滴在地板上。

玉兰
一瓣

杏林琴人陈心园

□王其康

1978年年底,作为回城知青,我被分配在市区某厂当厂医,为了提高医务知识,1982~1984年,我进了南通市第一人民医院内科(下文简称一院),先进修后借用。一天,我在急诊内科当班,突发腰疾。急诊医生瞬间成了急诊病人,幸遇针灸科的陈心园老师,经他紧急处置,我的病情迅速缓解,过程至今仍难以忘怀。

1983年我进修结束后,由于内科医生紧缺,我被一院挑选借用,安排在内科急诊室工作。那年代的一院不像现在这么气派,有专用的“急诊大楼”,先进设备应有尽有。当时整个医院没多少房子。我所在的急诊室,是一排平房,中间有过道,通向病区。过道西依次是护士站、内儿科急诊,过道东依次是外科急诊、观察病房。内科急诊由王朝信主任负责,他还兼任了内科秘书,协助科主任,执行科内许多行政事务,诸如医生排班、病床周转、病事假轮休、会议会诊等,占用了他很多时间。因此,急诊医生基本就我一人。每天上班,总是忙得不可开交,到了季节气候变化,感冒流行时,我戴着口罩,常被病人围得直喘气,冬天头上也冒汗。若遇上危重症抢救,来回总是一溜烟小跑。记得某天先后涌来三个抢救病人(中风、服毒、心衰),王主任只好从病房来一位医生支援。那年我33岁,虽说年轻,但持久高强度的工作,累久了总会倒下的。

一天中午接近下班时,来了一位腹痛病人,我正忙着给发热的病人开处方,只好嘱他先躺下。开完处方后,我立即站起来,急转身走向检查台给病人检查,腰部忽“咯”的一响,

不由自主倒在地上。急诊室内乱成一锅粥,护士忙来扶我,然而我腰部以下已经完全不能动弹。王主任闻讯赶来,作了初步检查,迅即请外科医生来会诊。外科大夫怀疑我脊椎有问题,用担架抬我去放射科做X线检查。

担架是凹的,我躺在那儿,在大厅等候检查,腰部如断了般难受,痛得全身冒汗直哼叫。正巧陈心园老师下班经过,见状主动蹲在担架旁,轻言问我:“你哪儿疼?”我在一院工作时间不长,不知道他是谁,疼得不想与陌生人说话。陪我的护士向我介绍说:“这是针灸科的陈老师。”我这才睁开眼看了陈老。他个子不高,六十多岁,清瘦的脸,目光深邃。我指指腰。他用手给我的脊柱和腰部做了检查,用一个手指头点住右侧腰部,问道:“是这儿最疼,对吗?”我点点头。陈老又问:“挑过重担子吗?”我回想下乡当知青十年,挑重担子是常事,又点点头。陈老说:

“可能是慢性腰肌损伤急性发作。”说着,从随身的包中,拿出一只黄铜色酒精盒,又拿出一只折叠的针灸布袋,从里面抽出两根毫针,用酒精棉球消毒后,在我双手的“合谷”穴位快速进针,双手顿时有触电感。陈老将双针不停地提插进退,嘱我逐渐活动腰腿部。也真神了,腰部慢慢有一股暖流在扩散,是那种由点到面,再到全身的感觉,疼痛感在一点点消退减轻。不到十分钟,我在担架中可以自由伸腿翻身。正巧放射科大夫通知我进去拍片子,我向陈老表达了深深的谢意。拍片子过程中,我居然不用别人搀扶,自己能小心地上下检查台,完成了拍片。那天帮我拍片子的,是我熟悉的大夫,

已是中午时分,放射科没有病人,大夫让我在值班室卧床休息,等待检查结果。约莫半小时,大夫说X线显示我腰椎尚可,这次是腰部急性软组织损伤,与陈老临床判断一致。大夫又告诉我:“陈老在办公室等你的报告。”我心头一热,急着要下床。陈老进来了,向我慢声细语解释道:“这个X线报告很关键,若你的脊椎查出毛病,我就无能为力,要请外科了。现在明确是急性扭伤,可以用这个治疗。”说着拿出一张“狗皮膏”,点燃一盏酒精灯,亲自为我将膏药溶化好,掌握好适宜的温度,贴在我右侧腰部。忙乎到将近下午一点,也没吃午饭,陈老才告辞,吩咐我休息一两天。陈老用精湛的医技,让我腰疾瞬间康复,真是妙手回春。

因为这次巧遇,我之后开始留意了一些有关陈老的信息,原来他不仅是杏林高手,更是一位藏而不露的古琴高人。陈老原名陈永奎,字星垣。后经其琴师徐立孙建议改字心园,号抱怡。他一生之成就,除高超医术外,当首数抚琴了。在古琴方面,除了1956年的全国琴人调查中留下的录音外,还于1991年创作了古琴曲《大地红晖》,著有《抱怡堂琴话》。陈老在纪念先师逝世二十周年及梅庵琴社恢复活动十周年时,欣然作诗一首:“难将翰墨纪师恩,往事依稀不可论。惭负当年期嘱重,争堪回首旧琴樽。”他德高望重,曾被公推为第二届南通梅庵琴社社长。

大千世界,人来人往,每天会与许多人摩肩而过。然而,没有交集的美,留下的只是心空幻影。而有时候,不经意的一件事、一个人、一句话、一首曲,却会让你记住一辈子的。陈老就是这样一位让我终生难忘的杏林抚琴高人。

岁月
流金